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### 第八十五回 強中強乖人受騙 冤裡冤小婢遭殃

阿招在家處置丫頭，默士因有畢三的約會，穿衣欲走，阿招問他何往？默士回言洗澡。阿招令他早去早回，停一刻我也要出去，這裡沒人看管，別讓這小東西逃了。默士應道曉得。他昨天本與畢三約在茶館內相見，此刻到茶館中，見畢三正在那裡咬菜飯糰。默士說：「原來你這時候還未吃飯。」畢三笑道：「飯是早吃過了，只為近來幾天胃口不好，見了油膩，就吃不下飯。我們中飯小菜，是粉蒸肉和紅燒蹄子兩樣，不配我的胃口，少吃了一碗飯。坐了一陣不覺又肚子餓了，所以買團菜飯咬咬。杜先生想必也吃過飯了。」默士道：「我中飯已吃過好一會了。」畢三即忙替默士倒一盅茶，拉張凳請他坐下，同他細細扳談，說：「杜先生現在恭喜在那裡？」默士道：「我也一向沒有生意。你怎樣了？」畢三搖頭道：「我們做小人的，全仗大人提拔。沒有大人扶助，教我們那裡可弄飯吃，故而至今還未有位置呢。」默士對著他點點頭說：「不是我今朝像煞有介事責備你，你也休得生氣。講你為人作事，著實能幹。惜乎貪吃幾筒鴉片煙不好，這也不能怪你一個人，現在有多少年紀輕的聰明朋友，都被這幾筒福壽膏誤盡了終身。我很希奇，這東西吸在口中，又不比糖那般甜，苦濟濟有甚好吃？吃得形消瘦立，並未能強壯身體，因何貪吸的人，還不肯戒掉，這是什麼緣故？你從前在公司中，也為吃鴉片煙壞的生意。這幾個月沒看見你，我以為你一定恨他，早戒脫的了。不意昨日同你到燕子窠內，方知你還吸著煙，這也是很難熬的。你要想想，自己是一個生意人，現在上海灘上，賺銅錢何等煩難，像你我這般身份，賺來的錢，光吃飯顧正用還愁不夠，那禁得再吸這比銀子還貴十倍的鴉片煙。你沒看過《黑籍冤魂》一齣戲麼？好好的一個財主，尚且吸得家破人亡，賣兒賣女，你我這種沒家產可抵，沒兒女可賣的人，還不肯戒鴉片煙，准得有討飯做叫化子的日子，所以還是早戒為妙。雖然我也不是一點一划的人物，一生壞毛病，比你更多，然而我今天勸你戒煙，委實是一片好意。聽也由你，不聽也由你了。」

畢三聽罷，不覺五體投地，說：「杜先生今兒教訓我的話，委實比爹爹教訓兒子還妙，令我姓畢的，感恩不盡，我自己也未嘗不明白這點意思，皆因聽人說，戒鴉片煙十分難熬，心中害怕，所以捺到現在。今兒得你杜先生的一番指教，我從明天起，決計戒煙了。」默士聽他答應肯戒煙，心中也甚歡喜，暗想我若能勸他戒了鴉片煙，倒也是樁好事，心中樂意，用錢也慷慨了，摸一角小洋，叫堂信拿去匯茶鈔。畢三見了，慌忙搶匯鈔，已是不及，即向默士道謝。默士說區區之數，何必客氣。兩人又閒談了一陣，畢三邀默士同去洗浴，因係畢三請客，澡堂也由他揀看他人雖下賤，浴卻頗考究，帶領默士到一另很熱鬧的大浴堂中。畢三要洗官盆，默士體諒他，說客盆也可以了，何必在這上頭多費銅錢。不意客盆中浴客極其擁擠，兩人等了好一會，不得地方，畢三覺得討厭，說：「就是官盆罷，省煞幾角小洋，弄不好咧。只消我明天馬上戒煙，一頓煙就可以省出來了。」

默士覺這句話倒也不差，因即同他到官盆中。這家澡堂的官盆，全仿北派，每兩人合一個房間，閉上門便與外間隔絕。不過官盆因限於地位，另置在一所總間內。兩人揀了個清潔房間，默士進去，嘖嘖稱贊，說：「這地方考究。」畢三笑道：「我是這裡常來浴的，別人考究穿吃，我卻最喜歡考究浴，同吸鴉片煙，別兩樁倒不希罕。」默士笑道：「這就是你特別改良與眾不同的脾氣，然而也是你濫污不上進的毛病呢。」畢三大笑。堂信泡上茶，畢三問默士可要剪髮？默士搖頭，畢三說：「這樣你先進去罷，我還得修修面呢。」說時命堂信喚一個剃頭的進來，替他修面。默士便脫下衣服，先進去浴澡堂中原有規矩，客人若帶著銀錢貴重物件，須交櫃上代為收藏，免得遺失。默士身邊本有四十五塊錢鈔票和四塊幾角現洋。他見官房中界限頗嚴，無人侵犯，況有畢三在彼剃頭，諒不致失去物件，不免大意了一點，鈔票洋錢，盡都掉在緊身短衫的袋內，自己進去洗澡。豈知畢三哪裡是誠心請他洗澡，畢因昨天在麵店中，看見他匯鈔時，身邊藏有許多鈔票，不由見財起意，千方百計的巴結他，請他吸煙洗澡，也無非打算候個機會，轉他這鈔票洋錢的念頭之意。此時見他已浴去了，衣裳掉在外面。他一想再不下手，更待何時，即令剃頭的草草的替他修好面，打發他出去之後，四顧無人，默士藏錢的那件短衫，他早已看準，此時探囊取物，不費吹灰之力，鈔票一疊，到他手中，連洋錢角子也照單全收。講畢三身邊，原連一角小羊也沒有，虧他大膽老面皮，還動不動要請客，同人搶匯鈔呢。現在腰囊驟壯，喜上心頭。喚堂信進來，對他說：「我那朋友，少停出來，一定要同我搶匯鈔，你先給我收一塊洋錢去，兩上浴，連修一個面，不要找咧。」

堂信收了錢，畢三又喚他回頭，問他這裡可有頂上等的法國檀香肥皂？堂信說：「好檀香肥皂是有的，但不知是否法國貨？」畢三斂眉道：「別國的貨太粗，只恐擦在身上不大適意，你們可以替我到藥房中代去買一塊嗎？」堂信帶笑搖頭說：「不瞞你先生，我們這裡一來人頭少，現在忙時候，抽不開人。二來大家都不識外國字，只愁買錯了不合你先生之意。還是下一趟你先生賞光時帶來罷。」畢三露出很不滿意的模樣，說：「也罷，我外間有著車夫。讓我自己去令他買來罷。」堂信連稱很好。畢三就此跑了出去，堂信亦頗詫異，自己思量，這人衣衫不整，卻如此考究，還用著車夫，真的是人不可以貌相呢。後來畢三一去不回，堂信也沒顧著，直到默士洗罷澡出來，不見畢三，以為他也一定到裡面浴去了，裹著毛巾，在炕榻上靠了好一回，仍不見畢三出來。再看看對面，並無脫下的衣服，心中方有點兒懷疑。喚堂信進來一問，堂信說：「他自言出去招呼車夫，買檀香肥皂的，此後進來不進來，倒不知道。」

默士聽畢三忽然有了車夫，他到底聰明人，那有不明白這是脫身之法的道理，猛轉一個念頭，說道不好，慌忙找那件緊身短衫，一摸袋中，空空如也。默士此時，真的要哭哭不出，額角上汗流如雨，想與堂信交涉，反是自己理短，鬧出來反惹旁人笑話，不過自己聰明一世，今兒怎的這般糊塗。那畢三我本來曉得他不是好人，但自己以為我的智識，在他之上，他決不敢掉弄我的槍花，因此大意一點，豈知就在這上頭，出了毛病，乃是我自信太深的壞處。失去五十塊錢事小，我杜默士一生偷天換日，手段高強，今兒失敗在畢三麻子之手，被人曉得了，名譽豈不掃地。況我正在經濟困難的時候，五十塊錢省儉些兒，可以三四個月不零愁用，現被他一卷精光，可真比有的時候，拿了我五千元更為可惡。因此心中越想越恨。幸虧堂信說：畢三已匯過浴鈔，不然自己身邊分文無著，還要脫下衣裳做押頭呢。默士出了澡堂，心中氣不能平，想畢三乃是吸煙的，燕子窠中，一定要去，因又尋到昨天他們去的那片燕子窠內，張張煙塌上的吃客，逐一看過，那有畢三蹤跡。默士找那燕子窠老闆問話說，昨兒和我一同到此的畢三麻子，今天來過沒有？老闆不聽猶可，一聞此言，伸出漆也似黑的一隻手，將默士夾胸一把抓住說：「你來得正好，畢三麻子前回少我兩塊錢沒還，昨兒又來誑了我兩塊錢鴉片煙，吃到後來，推頭小解，一去不回。你昨兒既同他一起吃煙，今兒又來尋他，一定是他一伙裡人，沒有別的話，這裡四塊錢請你拿出來，不然陪我去找畢三麻子。否則決不甘休。」

默士被執，心中又氣又急，一時連話都說不出來，只顧掙他放手。其奈燕子窠老闆，看洋錢比性命更還看重，因此死命不肯鬆手。講到默士的力量，原未嘗打不倒一個鴉片煙的帶皮枯骨，無如闖窠燕子，聽得他們爭鬧，傾時伏兵四起，團團圍困，眼前都是帶挖灰刀拿煙槍的人。默士料難逃走，不得不束手受擒，叫：「老闆鬆手，有話好講。我並非畢三麻子的同黨，剛才也被他騙去不少洋錢，故而到此尋他，你休瞎冤枉我。」老闆猶不放手，默士便把自己如何與畢三麻子一同洗浴，被他乘間偷去鈔票洋錢等情，當眾開講一遍。眾人都聽得哈哈大笑，有幾個說：「畢三麻子，果然慣使這法兒哄人，從前有某某等兩個，也被他請浴竊去皮夾錢袋，今兒輪著你，已是第三個人了。」但那老闆猶不肯信，說：「諸位休得信他，這是他掉槍花的話，今天落在我手，決不讓他過門，非還我四塊大洋不興。」

默士好不著急，若使他身邊有著錢，倒也無妨認晦氣賠卻四元了，去一樁橫禍。無奈囊空如洗，叫他拿什麼解救，因此急得面熱如火，汗出如蒸，目定口呆，無言可答。而且一眾煙客，都幫著老闆，七張八嘴，叫他賠四塊洋錢。默士更急，說：「我身邊帶的幾十塊錢，已被畢三麻子偷得精光，現在連一個銅錢都沒有，不信請你們抄，抄到多少，拿多少去便了。」眾人始信他當真受

騙，覺逼殺他未免可憐，於是有一個和事老出來說：「昨天你既和畢三麻子一同到此吸煙，那兩塊頭煙錢，一定要你認還。還有畢三的老賬兩元，乃是老闆自己所放，不能叫你賠錢，仍歸老闆自向畢三去算，與你無涉。你現在只須摸出兩塊洋錢來，便好了結咧。」

此議一出，眾人都贊他判斷公平。老闆雖有不服，卻也未便獨持異議，只得答應兩塊洋錢了事。在默士身邊，何嘗有兩塊錢來，因此仍舊搖頭說：「我委實沒有。」眾人聽說，罵他刁鑽。更有人倡議說：「他既然沒錢，何不把皮子揭下來當呢！」老闆聽了，也就叫他剝衣裳。默士料難逃過，沒奈何只得將身上一件夾長衫脫下，央人去當兩塊洋錢，那人卻替他當了兩塊三角，說三角頭做車錢了。默士曉得牆倒眾人堆，有心吃虧到底，收好當票，將兩塊錢交給鴉片老闆，方得脫身出了燕子窠，長衣進短衣出，平時著長衣慣了，此時穿了短打，走到馬路上，羞得他置身無地，灑開大步拼命跑走。真應了俗語急急如喪家之犬，忙忙如漏網之魚。打算逃回阿招家裡，再設法去贖長衫，免得徘徊中途，被熟人見了，難以為情。

事有湊巧。他心中只巴望不為熟人所見，偏偏遇著他一個最熟之人，便是他老兄杜鳴乾。默士自同他在藥房中，大鬧一場之後，已久不同他相見。但鳴乾的蹤跡，默士卻頗為注意，並知他現在同著他舊主母，住在某處某號門牌，鶻巢鳩占，丑聲四布。默士恨他切骨，所以不願再同他見面。此日鳴乾正買了兩瓶白玫瑰酒，另一手中，拿著一個包紮，乃是生發油香肥皂之類，都預備帶回去博薛氏母女歡喜的，故此走在路上，也怡然自得，笑容滿面，與默士覷面而來。默士一見是他，躲已不及，心中頗不願意。自己今兒這般狼狽的模樣，恐為他所見，故而低頭不迭。但鳴乾也看見了默士，他哪裡曉得老弟今天受了大窘，被人剝去夾衫，以為他長衣都沒得穿，現在一定窮得不亦樂乎，自己莫被他看見了，不免要抓住我借錢，因此也想避他，故意把腦袋別轉，假充望著別處，兩人擦肩而過。

不過默士雖不願意為鳴乾所見，但見鳴乾看見了他，故意把頭別轉不理睬他，卻又心中不舒服起來，暗想他一定因見我穿著短衣，疑惑我蹩腳了，故此瞧我不起，覷面不睬我，勢利已極，可惡之至。一時又想到當初火燒土棧房，鳴乾坐享成功，獨吞四十餘萬銀子，自己幫了他的大忙，未得多少好處，後來同他說說，他非但沒肯給我洋錢，反將我鈍得日月無光，現在他時來運來，人財兩得，日子何等適意，我卻愈趨愈下，朝不謀夕。若使錢老闆尚在，他也未必有如此好日子過，我又何致一敗塗地。雖然時運各有不同，但我與他同胞兄弟，他得了這許多橫財，竟不肯分潤我一點，弟兄的情義何在？依我心思，就該大大的敲他一票竹槓，借乎我沒多大手勢，他也未必怕我，想來真令人怨煞恨煞。此時他想到鳴乾可惡之處，索興連恨畢三麻子，恨燕子窠老闆，一併移到鳴乾一個人身上，竟連適才鈔票受竊，長衫被剝兩件事都忘在腦後。奔回家中。阿招看見他沒著長衫，驚問你夾衫哪裡去了？默士被她提醒，看看自己身上，委實狼狽不堪，暗暗說聲慚愧，他在路上，多轉了瞎念頭，沒預備回答阿招的說話，此事被她問住警告訴實話，准被她大罵一常不說實話，拿甚推頭。而且贖當頭的錢，也須向她那裡借的。借錢那能不說明用度，故此當掉這句話，不能不告訴她，因回答說：「被人當掉了。」

阿招大驚說：「你身上穿的衣裳，如何被人當了呢？」默士回說：「朋友向我借錢，我沒錢借給他，故把夾衫脫給他當的。」阿招聽說，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你可是要死了，這人是你什麼親爺娘？你身邊有錢，方能借給別人。沒有錢回絕就是，何以脫衣裳給他當呢？幸虧你有件長衫，若沒長衫，可預備赤了膊回來，還是打算賣老婆借錢？請你自己說罷。」默士低頭不敢回答。阿招猛轉一個念頭說：「你的話不對。我一向沒聽得你說過有這般要好朋友，而且你的為人，我也曉得，待朋友決無如此重義，見人危難，情甘自己脫衣裳給他典質，談何容易。你若有這般重的情義，我早當你是個人了。可恨你刁鑽古怪，一錢如命，沒錢不必說，有錢時候，人家勸你做好事，你也分文不捨，只有我要你買什麼東西，你不敢不依，你雖然討好煞我，更令我看得你為人，連半個錢糖都不值。這回我料你決不肯如此慷慨仗義，脫衣裳幫助朋友，一定有別的緣故，也許瞞著我去轉別個女人的念頭，上了活絡門門，以致剝掉長衫回來，這句話我猜得是不是？快快實講。」說時聲色俱厲，又放出適才打丫頭時那副面孔，不由默士不寒而慄。一想不好了，她動不動就纏到酸字問題上，這場禍越鬧越大，倒反不如說實話的好咧。因把燕子窠中剝衣裳的原由，從實說了一遍。不過瞞卻澡堂中被畢三麻子竊去五十塊洋錢這件事，因他私藏洋錢，有乾禁例，漏出口來，不免又添枝節，故而推頭往燕子窠中找尋朋友，不意他隔夜撒了爛污，遭禍在我身上云云，並將當票為證。阿招看了當票，始信他說的果係實話。但因他說謊在前，又不免臭罵一頓。幸而默士耐性真好，老著面皮，盡她罵一個暢快，阿招竟奈何他不得，只說你有如此好朋友，我也沒錢替你贖當，你除非短衣裳出去，不然在家裡替我看守丫頭，吃了飯理該幫我做事體的。默士點頭道：「應該之至。但你什麼時候回家吃晚飯呢？」

阿招道：「我現往清和坊去看老三，夜飯說不定就在她那裡吃，等到九點我不回來，你一個人先吃就是。」默士諾諾連聲。阿招本已妝扮停當，她素來不喜素裙，單叉褲子，走路貪其爽快，當下拿了幾十個銅板，置在手攜的絨線袋內，預備做車錢之用，教默士留心門戶，自己大踏步走了出去。默士素有一樁毛病，遇著忙時候，哪怕幾天幾夜沒工夫睡，他也精神百倍，想不到瞌。倘若沒事可做，就使剛從床上起身，一坐定又不免埋頭欲睡。此刻他見阿招走了，自己那肯當真替她看門，卻大懶打發小懶，命小丫頭留心看門，自己便靠在藤椅上，呼呼睡著了。但丫頭們有幾個肯勤儉做事，背著主人，無有不喜歡偷懶的。因此默士托付了她，她也請門檻代司其職，自己躲到後門外面玩耍去了。他家原有一個娘姨，今天恰被阿招打發開去，故而阿招命默士早些回來，看守丫頭，就恐怕新買的那個金寶逃走的緣故。此時沒有人照顧，金寶倘若蓄意私逃，倒可趁此機會，脫離火坑。不過小孩子沒人指教，決沒這種壞心腸的。她被阿招一頓棒，打得渾身青紫，坐在灶屋內，哭且不敢出聲，哪裡還敢洩漏。沒人看守，原也不致出甚岔子。不過壞在默士大意了一點，前門並未上門。

其時恰當日落黃昏，正是竊賊出沒時候。有個肩挑背負字擔的人，將一對字紙簍，歇在他們弄口，手捧篋簍蓋，裡面已有些字紙，他卻並未傾入簍內，端在手中，挨家推推門，有些拴上的，他也並不敲開。有些虛掩的，他推開門，看見裡面有人，問一聲字紙有沒有，再換一處。這樣一家家挨到阿招家門口，他推開門看見裡面沒人，便一腳走到客堂中，四面望了一望，忽然換了行業，不收字紙，卻將天然幾上的一對錫方供，拿來塞在簍子中的字紙底下，恐裡面有人出來撞見，疾忙回身奔出門外，算他有良心，仍將大門帶上了，不然再來幾個，將客堂中台椅桌凳，一併搬光，恐裡面也沒人曉得呢。那收字紙的走到擔旁邊，先看看左右沒人，始將錫方供取出，輕輕放在他那大字紙簍內，仍將字紙傾在上面，套上簍蓋，喜孜孜的挑著擔子去了。這件事神不知鬼不覺。又過半點餘鐘，天已漆黑，阿招家幾個丫頭，也游倦回來，彼此聚在客堂中，竟沒人照顧著台上少了一對方供。後來老娘姨事畢回來，也沒說起少什麼。及至默士一醒轉，見已八點半鐘，先命人端整夜飯。等到九點鐘，阿招仍不回來，他便在客堂中一個人吃晚飯。坐處就在平時置這對方供的旁邊，默士也瞠目無睹。吃過飯，他又上去睡了。夜間阿招回家，已有三更多天，更留心不到客堂中放的物件。因此這件事，當天並未發覺。

第二天早上，阿招拿出三塊洋錢，命默士去贖衣裳。但隔夜阿招曾咬定沒錢替他贖當，過了一夜，忽然改變方針，不知為因默士昨日看門有功之故，或者夜間立下別的功勞，作者年輕識淺，不能妄下判斷。而且男女間的交際，往往有不循軌道，令人無從捉摸的，因此作者更不敢過問。默士贖出夾衫，心中仍放不下畢三麻子欺他的仇恨，四處找尋，哪裡覓得著他蹤跡。一連三天，他在外間尋不到畢三麻子。阿招家內，也始終沒提起失卻物件這句話。金寶幾天住過，漸漸慣了，閒時也不哭泣。那一天正是五月初一，他父親莫全，料理停當，預備動身出門，所以清早起來，就尋到這裡，同他女兒告別。兩人相見，又不免痛哭一常莫全安慰了金寶幾句，方始分手。其時阿招尚未起身，待她起來，已十一點鐘光景，默士早又出去找尋畢三麻子。他們老法人家，脫不了迷信的習氣，每逢初一十五，必須焚香點燭，而且頗為誠心，恐娘姨丫頭手腳不乾不淨，故此務必要親自動手，除非遇著只有一個時候，自己深恐觸犯了神，方教默士庖代。

這天她並未囑咐默士代表，因此起身洗面淨手定當，看時候不早，恐怕菩薩上了天，急於下樓來點香燭。豈知一到客堂中，覺

眼前缺少了一對方供。阿招大為吃驚，忙喚娘姨丫頭查問，可笑這班娘姨丫頭，都聰明不過，聽了爭說，昨天晚上，還看見有的，今兒不知哪裡去了？阿招也恍恍惚惚，似乎昨天果見這對錫方供在天然幾上，今天方才失掉，因此更為著惱，要查早上有什麼人來過沒有？一個丫頭嘴快，回說金寶的父親來過了。阿招一聽，更覺合筭，暗想金寶的父親，窮得連女兒都要賣了，見了值錢東西，焉有不偷之理。這對錫方供，也一定是他竊取的無疑。想必他女兒和老子同黨，不然那方供何等笨重，身邊決藏不下，拿在手中開門關門，決無不見的道理。但現在捉賊要緊，別的丟開慢說。因即命人喚金薦頭來家，調查金寶的父親，現住那裡？薦頭回信不知，聽人說他住的地方，已退租了，東西也賣完了，前幾天借住小客棧，據說就這兩天內要出門的，不知走了沒有。

阿招聽金薦頭說他行蹤不定，更顯得此人形跡可疑，既然沒處尋找，卻也別無他法，惟有逼令金寶招出他父親藏身何處？這對錫方供，他怎樣運出去的？可憐金寶昏天黑地，她所問的，沒有一句回答得上。而且她自己也知父親今天動身出門去，往哪裡沒有纏清，其餘更為模糊。究竟她是個十四歲的孩子，能有多大的記憶力，聽過也忘卻了，況莫全有些說話，也不願意同小人多嘴，因此她委實不知道父親的來蹤去跡。至於運出主供這件事，諒必看官們都曉得她蒙著不白之冤呢。阿招逼她不出，更覺冒火，說：「你這賤貨，人雖小，口子倒著實老的，不打你諒你也不肯對我講實話。」

因仍使她的老軍器雞毛掃柄，將金寶痛打一頓。在專制公堂上，雖然有屈打成招這句話，但金寶年紀還小，肚皮內那有偷竊東西的主見。因此要她屈招，也沒話可以招得出，惟有啼哭求饒。阿招當她裝腔，說：「不給你點辣手，諒你也不肯說實話的。」便拿一支紮底針，刺她的大腿，多寶嘶聲喊叫，口供依舊沒有。旁邊金薦頭勸她說：「也許他老子乾下此事，沒被小的盾見，不如暫時饒她，且待查著賊證之後，再慢慢的收拾她不遲。」阿招也覺得頗為乏力，聽了便趁此歇手，說：「這種小賊，養在家裡終不是事，我也等不及尋到失賊再處置她，我想趕早一天出鬆她，便可早丟一樁心事咧。」金薦頭乘間說：「黃公館內要買一個使女，肯出一百塊錢，奶奶你願賣不願賣？」

阿招一想，她原來還想選我的便宜貨呢，我若將她賣在堂子內，少說說二百塊錢也可以到手的，何犯著送給他去賺一百元呢！因對薦頭笑了一笑，說：「我自己雖然不要她，卻也不肯害人，所以暫時還不願賣出去，讓我慢慢的想一個別樣處置她的妙法，若要賣時再來招呼你便了。薦頭走後，阿招細看天然幾置方供的所在，灰塵積了不少，決非一日之功，此時她已有幾分明白，金寶這頓打實在冤枉的了，方供一定已失去多天，向來未曾留意。也是湊巧不過，他老子早不來遲不來，偏揀今天來探望女兒，害她受一頓冤枉棒，這也算得是他老子作成女兒的，自己並不認錯，這便是中國上流社會的習氣。作了錯事，也彷彿底下人錯投前來的，上頭人永遠不錯，故此阿招也不聲張，恐叫穿之後反被底下人曉得她錯打了人，豈不大失面子，因仍對金寶厲聲說：「你須要講了實話，方許吃飯。不然今兒沒飯你吃。」一面令娘姨端整中飯，等等默士不回來，她便一個人吃了。

你道默士此時因何尚不回來吃飯？原來他天天出來找畢三麻子。古話說：有志者事竟成。況畢三並未遠離上海，豈有不被他遇著的道理。默士曉得畢三吸煙的人，決決逃不過燕子窠。不過上海一地，燕子窠何止千百，而且都是秘密設立的。自己不是道中人，如何曉得。就使曉得了。也難一一踏遍。他因此常在私街小弄兜兜，或見有肩聳骨削，形似吸煙人出入的屋子，留心看看。有時在門口站立一會，循著這條線索，今天居然被他碰見了畢三麻子。那時畢三剛打從一家燕子窠中出來，默士前幾天已經過這地方，覺此屋頗有可疑的痕跡，候了兩次，不曾候著，早已預備丟開的了。今天剛巧走過。倒不是特地前來守候的，故也沒注意裡面出入的人。

不期畢三賊人心虛，他見默士迎面走來，暗說不好，幸喜默士兩眼望著別處，沒看見他，他慌忙將帽子拉拉下，壓煞眉毛，看旁邊有條什麼裡，他也不管通不通，朝裡就鑽，打算避過了默士再走。但默士何等眼明，他眼梢帶著一個人見了他，突將洋帽拉下，掩入一條弄內，心中覺得奇怪。皆因畢三偷了他的錢，已更換行頭，不是舊時服飾。故而默士瞥見後形，竟疑心不到是他，惟覺此人形跡可疑，意欲看看他的真相。因此見他進裡，自己也夾腳跟將進去。可巧這條裡一頭不通，自弄口到弄底，不到四五十步路。裡面有幾家石庫門，都是閉著。畢三見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，曉得今天身臨絕地，逃走不了。與其束手受擒，不如挺身自首。他等默士走到臨近，突然回轉身軀，叫一聲：「杜先生，好幾天沒看見你了！」

默士倒被他怔了一怔，仔細觀看，方知就是畢三麻子，眼眶上罩著黑玻璃眼鏡，因此驟看難以辨別，真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仇人相見，格外眼紅，默士此時無名火直透泥丸宮，恐他脫逃，一手抓住他的胸脯，還有一手空著，便先賞他四五個嘴巴，口中氣吼吼的說：「畢三你好，你敢偷我洋錢鈔票，還害我燕子窠內替你賠錢，今朝網恢恢，居然也被我尋著了。」說罷換一隻手再打。畢三盡他打，並不抵抗。口中道：「杜先生，請你息怒，暫停貴手，讓我有個下情告稟了，再打好不好。我今天已落在你手中，要逃也逃不了，況我手無縛雞之力，少停隨你要打要辦，要殺要剮，或送我到巡捕房中去吃官司，一切權柄，都在你杜先生手內。現在讓我說明白了一句話，好教我死也死得清清白白，不然你還當我偷你洋錢鈔票呢。」

默士又打了他一個嘴巴說：「你還講不是偷的，難道是我自己送給你的不成？」畢三拿手護著臉道：「杜先生，請你停一停打好不好？這裡幸虧弄底，不然被閒人看見，圍將擾來，若被巡捕得知，帶我進去，吃了官司，你那筆錢不是白損失了麼！」默士一想，此話倒也不錯。我的主意，乃是要逼他還洋錢，並不想請他吃官司，所以不能鬧給巡捕得知的。因此住手不打說：「你還有什麼話講？」畢三因默士一隻手還抓著他的胸脯，便說：「杜先生你這雙手索興也放了罷，我現在決不逃走的了，倘要逃走，適才你不曾抓住我的時候，我為什麼反自己來招呼你，不滑腳逃走呢！這就曉得我並不打算逃走了。從前我也是自覺無顏，難為情見你杜先生的面，不早到你府上登門請罪咧。今天既已遇見，我哪有逃走的道理，你盡願放心放了手，倘若這樣夾胸臆抓著，被人見了，仍舊要站定了觀看的，豈不又要被巡捕干涉了。」

默士因畢三口不應心，恐他哄放了手，仍舊要滑腳，故此胸前雖放，卻拉住他一條臂膊。畢三稱贊道：「對啊，這就沒人疑心了。」默士說：「你慢講空話，偷了我的錢，還有什麼道理，快些講出來罷。」畢三道：「杜先生，我自己實在抱歉得很，講我畢三，也是生意人出身，為何做賊，所以我拿你洋錢鈔票，也不是誠心偷你的，皆因手頭一時周轉不靈，想問你借呢，又很難為情開口，恰值你進去洗澡，我剃好頭，看見炕塌上有好幾張鈔票，還有洋錢角子，我窮昏了心，以為這一定是別個浴客遺下的，自己正用得著，既拿之後，又恐失主知道了，就要轉來找尋，故才打算先走。又因那天是我答應請你洗澡，所以將浴的錢，先交給堂信，這件事大約你還記得，倘使我誠心偷你的錢，為何還肯破鈔為你付浴賬呢！這點你也可以明白了。當時我還以為天賜黃金，喜不自勝。及至洋錢花消了一半，方轉到一個念頭，這鈔票洋錢也許是杜先生衣裳袋裡漏下來的。右是別人所遺，堂信收拾房間，因何不曾瞧見，偏偏讓我拾得呢，我一念及此，頗覺慚愧非凡。最難堪的是洋錢已用去許多，倘若和盤存著，倒可帶到你府上問一句，如其是你遺下的，仍舊還了你。倘若不是你的，我再用他，豈不甚好。無如錢已快用完了，那也無法可施。但我想用了你的錢，如何對朋友得住？因此我百計鑽謀，想再弄這麼一票錢，方能來見你杜先生的面。現在這樁事，十份中已有九份可望，所差只一份了，但等那一份成功之後，老實話，本錢不必講，我還得加利奉還你杜先生呢。而且我還有一句不中聽的話，我曉得杜先生已好久未有生意，銀錢想必很緊，我那班朋友，他們做的行業，雖不十分正當，但錢卻很容易弄的，所以我想介紹杜先生一同進去，彼此弄些錢用，也不枉我們結交朋友一常這個念頭，我蓄之已久，只為近日無顏前來見你，不然早來對你說咧。」